



〔波蘭〕楊·布洛尼夫斯卡雅著

布娃娃历险记

少年兒童出版社

〔波蘭〕楊·布洛尼夫斯卡雅

布娃娃历险记

蔣榮伯譯

〔苏联〕恩·安托柯里斯卡雅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



Я. Броневская
Приключения Тряпичной
Бальбиси
Детгиз 1956

布娃娃历险记

楊·布洛尼夫斯卡雅著
蔣榮伯譯
恩·安托柯里斯卡雅繪圖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譯2054 (高)

開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2 5/14 字數 40000

1967年10月第1版

196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7000 定價(3) 0.18 元

作者介紹

楊妮娜·布洛尼夫斯卡雅是波蘭著名的女作家，1904年出生在一个手工艺匠的家庭里。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她在学校里教书，1932年因为左傾被解职，到波蘭教員工会編儿童杂志。1937年她积极参加了学校职工会反抗反动政府的大罢工。

1939年，波蘭被希特勒匪軍侵占以后，她到了苏联。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間，她在苏联从事文学工作和社会活动，在古比雪夫城的波蘭報紙新观察报編輯委员会工作。后来她和战时在苏联領土上建立起来的波蘭军队一起，从斯摩棱斯克一直走到华沙。

从波蘭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她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党的生活。

布洛尼夫斯卡雅的儿童讀物，在战前已在波蘭享有盛名。1949年她因在儿童文学方面有贡献而获得华沙市獎金。1951年，她的小说集小队获得了国家獎金。

布娃娃历险記是她的战前作品。1956年苏联把这本书譯成了俄文，我是从俄譯本轉譯的。

譯者 1957年7月



第一章 装破布头的麻袋里出了什么事情。

“磁器换破布头呵！磁器换破布头呵！换旧拖鞋，换各种破衣衫呵！”

旧货商人阿克沙米爷爷每天早晨这样叫喊。他顺着整条鸽子街，从这个院子走到那个院子，肩上挂着一个盛破布头的麻袋，手里提着一个装磁器的篮子。

这个麻袋常是从清早起就闹别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它早上总是空空的，这跟没有吃过东西、肚子空着的人完全一样。世界上总是这样的：饿肚子的人脾气好不了。

所以，灰色的空麻袋在它主人肩上搭拉下来，非常不乐意地

唧噥着：

“破布头嗎？……別夢想啦！我再不裝这种骯髒东西了。我要裝好一点的东西啦！”

“对呀！对呀！”裝磁器的籃子大声回答。

一清早起，籃子的情緒就好得了不得。这也不用奇怪，因为籃子里裝滿了美丽的商品。这么闊，它还挺神气呐。它說：



“这些美丽的小湯盆，还有画着小鴿子的糖罐，拿它們去換些破布头，难道还没換够嗎！好了，朋友，不用担心了，我們的主人头脑不坏，我們可以劝劝他……”

但是这两个帮手的意見，不知道阿克沙米爷爷是不是真的很重視。只要他来到哪家院子，整个房子就馬上忙乱起来，不过忙乱的主要是地下室和閣楼，那里看来最喜爱阿克沙米爷爷的美丽磁器。

請听听瑪尔济諾娃太太在她的地下室里講些什么吧：



“这条旧裙子藏在箱子里干嗎呢？蛀蛾都要把它蛀光了……再說我多么需要一个画滿玫瑰花，或者蝴蝶花的小湯盆呵。”

閣楼上的瓦倫多娃太太心里想：

“丈夫死了，他的旧靴子藏着有什么用呢？我真需要一个新糖罐，画只小鴿子的。”于是她急忙探身到窗外去喊：“換旧貨的爷爷，我馬上

下来啦！”

地下室的梯子嘎吱嘎吱地响，閣楼的扶梯吱嘎吱嘎地叫。接着他們做买卖了。麻袋快活起来。籃子馬上愁眉苦臉：它要和美丽的小湯盆和糖罐分別啦！

接着，阿克沙米爷爷帶了他的两个帮手——灰色的麻袋和嘎吱嘎吱响的籃子，挨着一个一个院子走去了。

最后天黑下来，天空象阿克沙米爷爷那个漲鼓鼓的麻袋那样灰暗时，阿克沙米爷爷回家去了。他的兩条腿越走越慢，他的肩膀在沉重的麻袋下越弯越低了。

可是有一种东西穿过小窟窿，挤到塞得紧紧的麻袋里去……这是什么呢？它有兩条走累了腿、一双疲倦的手，啞着嗓子說話……嗨，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不吃，不喝，活在世界上象影子一样，跟在每个非常勤劳的人后面。原来这就是人的“疲劳”，也就是白天在人的疲倦的双手和浮腫的双腿里訴苦的“关心”。这个“关心”和人同样地劳动着，常常給人忠告。

“請挪开一点儿！該算一下賬了。喂，我們今天的情况怎样？”阿克沙米爷爷的关心一边挤进麻袋去，一边問。

麻袋認得这位客人。已經挤得滿滿的麻袋，为了讓客人进来，再脹寬一点儿。它天天这么干的。关心姑娘向收在麻袋里的伙伴們打量着。

“好，好，你們看来都不坏……为了您啊，拿出那个玫瑰花小湯盆也没什么可惜的，”关心姑娘轉向一件沙沙发响的綢外衣，

嘶啞着嗓子說。

“噓噓！”外衣受屈地回答。“不壞嗎？我參加過十次結婚典禮呢！還參加過多少次舞會呵！大家都說我非常美麗吶！”

“嘿，婚禮算得什麼！我還在頭等戲院里露過頭角哩！觀眾對我是怎么個鼓掌喝采啊！”絲絨斗蓬用柔軟的聲音插嘴說。

只有已故的瓦倫脫爷爷那雙舊靴子靜靜地躲在麻袋底。

但是關心姑娘已經走到它們旁邊。她本來想責備它們几句，可是又改變主意了。

瓦倫脫爷爷的靴子在一生中工作得夠了。唉，它們工作得多厲害呀！它們跟主人一起在腳手架上跑夠了，還搬過石灰和磚塊，建造了大大小小的房屋。它們從高處盡量欣賞這城市。在無底深淵似的石板院子上空，它們站在窄木板上，站在三層樓，四層樓，五層樓，這時它們的主人用泥刀泥着石灰……這雙靴子沒有一點兒光澤，外貌也一點兒不美觀，盡是補釘。然而誰能知道，也許它們會重新參加工作的。

靴子聽着綢外衣和絲絨斗蓬自夸的話，只是小聲地說：

“發光的未必都是金子。”

“對不起，那可不對！”空了的籃子回答。“金子真是好東西呀！鍍金的碟子更容易賣掉。我才懂得商品的好壞呢。”

“得啦，幫手不單是你一個，我也是，”麻袋打斷它的話頭說。它本來已經要不高興了，但是忽然想起，每天晚上它心情是最好的。

再說麻袋为什么要跟籃子吵嘴呢？虽然它們各放着不同的商品，但是它倆一样有价值，否則阿克沙米爷爷的买卖要亏本了。

誰知道，或許麻袋的价值甚至高过籃子，因为麻袋里还有关心姑娘坐着呢。关心姑娘后面总跟着她的亲姊妹收获，收获姑娘有时瘦，有时胖。她也有自己的責任：她們姊妹兩人必須养活阿克沙米爷爷、阿克沙米奶奶和六个小阿克沙米。

六个小阿克沙米把鼻子靠在窗玻璃上，压得扁扁的，尽等着爸爸，等爸爸的关心和收获。旧貨商人阿克沙米爷爷的收获姑娘想必胖不到哪里去。鍋里煮着馬鈴薯，桌子上摆着咸魚。这咸魚就是全家唯一的一道菜了。还有的是硬面包和茶。

这时已經有人敲門了。这是閣楼上的拉卡婭老婆婆。她每天晚上到这里来，从麻袋里挑选最好的破布和最好的旧衣服。揀剩下的东西就送到造纸厂去。

拉卡婭老婆婆的兩条腿已經不中用了。她也有自己的关心。但是她的关心姑娘看上去跟阿克沙米爷爷麻袋里的那位样子不同。

第二章 旧翻新。布娃娃的第一面小鏡子。布娃娃的出身。

阿克沙米奶奶把热气騰騰的馬鈴薯盛在缺口的菜盤里。虽然阿克沙米爷爷把画有玫瑰花和小鴿子的美丽磁器供給許多

人，但是，俗話說得好：“皮匠出門沒鞋穿”，賣磁器的人自己却用缺口的碗碟吃飯。

小阿克沙米們密密地緊圍着桌子。

這時拉卡婭老婆婆慢慢地爬到自己的閣樓上去。老婆婆前面走着，後面是關心姑娘。她倆常常呻吟一陣，在每個梯台上稍稍停留一下。拉卡婭老婆婆提着個小包袱，心裡在盤算：

“如果把这些東西都洗過熨過，會不會象新的呢？洗起來會裂開嗎？外衣也許裝上花邊更好些吧？”

“安靜些，安靜些吧，我的兩條腿已經跑不動了！”跟在老婆婆背後的關心姑娘打斷她的思索說。

她們終於走到了老婆婆的小房間里。鳥籠里一只金絲雀醒來了，扑楞楞拍着小翅膀。老婆婆點起了燈，戴上銅框眼鏡。一下子什麼都快樂起來了。因為在拉卡婭老婆婆的小房間里，另頭花布拼成的被子也好，絲絨制的小狗也好，五顏六色的碎布做的小貓也好，全都是喜洋洋的。老婆婆從小包里拿出一件紅綢外衣，就是在麻袋里夸耀過自己的光輝身世的那件；接着老婆婆又取出一件綠色絲絨斗蓬，就是在頭等戲院里出過場的那件。這兩件衣服閃着五光十色，多美麗啊！

連老婆婆的關心姑娘也快活起來了。她坐在縫衣機上對老婆婆說：

“愛聶麗正準備參加婚禮去。她准會買我們這件外衣的。只要把這兒稍稍補綴一下，那兒截短一些。但是我們得先把它洗

干淨，熨挺。”

大概关心姑娘的話不差，因为第二天早晨，老婆婆已經和她并排坐着工作了。

后来关心姑娘在老婆婆到处有針伤的手指上跳跃，在肥皂泡沫里吱吱地叫，最后呢，在热熨斗下嘛嘛地响。外衣于是变得象件新的。老婆婆坐在窗前等关心姑娘的好姊妹收获姑娘。

爱聶丽終究来了，她准备去参加婚礼。跟着来的还有等了好久的收获姑娘。

爱聶丽試試那件紅綢外衣，馬上就买下了。老婆婆的收获姑娘不比阿克沙米爷爷的收获姑娘胖，也不比她瘦。她已經来到这小房間里，就留着不走了。

老婆婆买了一公升火油、一些茶叶和糖；在小鋪子里买了咸牛肉和米粉，还买了一小把甜菜。她立刻把甜菜放在鍋子里燉着。老婆婆从地板上拾起碎布，有的是紅綢，也有各色印花的。后来她从桌子抽屜里取出一小块絲絨、一小束黑絲綫和几块玫瑰色的碎布。这对老婆婆說来，可以說是劳动，也可以說是消遣。

亮晶晶的剪刀卡嚓卡嚓地响。尖尖的針一閃一閃地发光。現在，各种各样的另布碎料做成了身体、小手、小脚……在玫瑰色的臉上出来了一个小鼻子，說真的，只是隆起一点儿。头頂上挽起兩条漂亮的絲的辮子。几块紅綢做成了一条綢裙子。

拉卡婭老婆婆在放鈕扣的洋鉄盒里找啊找，找到了兩顆小



黑珠子。她剛縫上了一顆，布娃娃馬上對着老婆婆的眼鏡玻璃打量自己。縫上了第二顆，布娃娃頭都轉起來了，想說話了，但是她還沒有嘴。一等到老婆婆給她裝上一張紅綢的心形小嘴，她就立刻叫喊起來：

“啊，好奶奶，我多麼美麗呀！請你給我的臉涂上點胭脂吧，我不要這樣蒼白的臉色呀！”

這時燒甜菜的鍋里水燒開了。甜菜在鍋里活蹦亂跳，冲击着鍋蓋：

“咕咚咕咚，砰砰蹦蹦，熱得多麼可怕呀！”

老婆婆把布娃娃放在一盆盛開的海棠花旁邊，跑到鍋子跟前，說：

“哎呀呀，我的甜菜啊！快燒焦啦！”

老婆婆關上了爐門板，用湯匙在鍋里攪拌一下，又思索起來：沒有胭脂，用什麼來給布娃娃塗臉呢？

关心姑娘就在这里，說：

“用甜菜給她涂不好嗎？”

“唉呀，真是啊！”老婆婆高兴了。

她赶快用小碟子舀起热的甜菜汁，用块小布片給布娃娃涂臉。她旁边盛开着的玫瑰色海棠花馬上就暗淡下来啦！或許是由于它妒忌吧，誰知道呢！

布娃娃确实是非常美丽。甚至关心姑娘也对她微笑——不过只是用嘴角微笑。

布娃娃独自一个坐在突然暗淡的海棠花旁边，照直說，她是在晾干。她偷偷地看看窗玻璃，好象照鏡子一样。这时一只絲絨的小花狗叫起来：

“汪汪！我的小姐，要知道他們要把我們一起帶去卖呀！”

“什么？怎样卖呀？他們把我这样美丽的布娃娃帶去卖嗎？”

“妙烏！”布小猫回答說，“小小的女主人！你該工作，使小孩子們欢乐。”

布娃娃还沒来得及分辯（她要找上一百另一个反对意見也不成問題的），忽然吹来一陣风，于是她呼地一声，飞到窗外去了。

“巴里比霞！我的巴里比霞！”老婆婆叫喊，一小罐甜菜差一点儿脫手掉下。

第三章 大狗“滾蛋”、綢子的排骨和鴿子街上的大 惊扰。

布娃娃巴里比霞剛听到自己的新名字，忽然耳边一陣风声，呼地一下，她就从四层楼上掉下去了。下面站着一只蓬毛狗阿淑尔。它也許不叫阿淑尔而叫布格脫吧？但是一只迷失的狗，一只无家可归的狗，一只可憐的狗，又有誰去問它叫什么名字呢？到处人家同样地、很簡短地，但同时意味深長地叫它一声“滾蛋！”



就是这只蓬毛野狗，它这天走遍了鴿子街所有的院子和污水坑。它又臥又找。你問它找什么，它当然不是找野外的风，风对只餓狗說来有什么用啊！它在找肉骨头、面包皮，总之，只要能

吃就行。狗族里有一句俗話：“飢餓不是伯母，不会把包子塞給你的。”这句话，它的曾祖母就常常說，說得更正确点，就常常这么嗥叫的。

滾蛋正忙着找吃的，想不到有样东西突然落到它的鼻子上，



紅紅的，好象彼广卡爷爷肉鋪子里的一块排骨。

这块排骨它从来没有机会看够，它一看，彼广卡爷爷就用比誰都响的很粗暴的声音喊它：“滾蛋！”

这时天上突然呼呼地掉下来一样紅紅的东西，挂在它的鼻子上。

狗撒开四条腿就狂奔。多幸运啊！这一回不用迟疑啦！狗后頸上所有的蚤子都跳起来了，这些蚤子也餓得和它們的主人一样啦。

狗在馬路中間飞奔。叭噠！叭噠！布娃娃在叫喊：

“救……命呀！快来救命呀！龙把我偷走啦！”

但是誰也沒听見巴里比霞小姐的軟弱声音。狗奔呀奔的，奔过彼广卡爷爷的肉鋪子。恰巧爱克聶莎小姐在那里給她的三只小猫和四只小狗买碎肉。說真的，她挑选得很認真。彼广卡爷爷已經拚命在打呵欠，这位女买主挑选了快半个鐘头了。肉鋪子門前一下子閃过紅紅的一块东西、四条狗腿和一条短尾巴。

“抓住，捉住小偷！”彼广卡爷爷用凶极了的声音大叫，象投石器里射出的石子那样直竄到街上。

爱克聶莎小姐大吃一惊，丢下手里仔細挑选好的四分之一公斤碎肉，就跟在彼广卡爷爷后面追赶。

“抓住它！捉住它！小偷呀！强盜呀！”她用尖細但是十分刺耳的声音叫喊起来。

其余的人都跟着爱克聶莎小姐跑出来。跑在最末尾的是拉

卡婭老婆婆，她也喊着：

“巴里比霞！我的巴里比霞！她从窗口掉下来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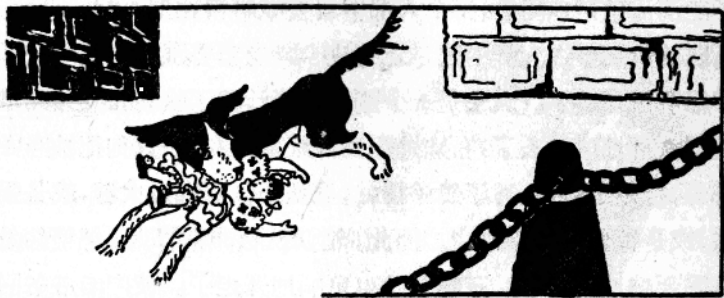
鴿子街上多么吵鬧多么惊扰呵！一群穿白圍裙的人，在彼广卡爷爷和爱克聶莎小姐的帶头下，冲到十字路口。拉卡婭老婆婆的周圍也挤做一团，大家齐声叫喊，誰也听不見誰的話，只听见有人说：

“摔死沒有？唉，我的小姐哟！唉，不幸的人啊！小偷来了，她就从窗里掉下来的嗎？哪儿听到过这种事呢？！街上原来是多么安宁呵！”

人們的腦子都搞昏了。狗却撒开四个爪子拚命地奔跑。

狗身上的黑跳蚤也全都在跳跃。狗嘴里的布娃娃巴里比霞却用尽她的布胸膛里的气力喊着。人脚、馬蹄和电車輪子在她眼前閃过。狗是連路也不选择的，看到有路就在路的正中間直奔。很明显，只有它的狗运气保护着它逃出灾难。

狗、狗身上的全部跳蚤和狗嘴里的巴里比霞就这样跑出了



城門。

这时气喘吁吁的一群人，由喘得比任何人都响的彼广卡爷爷和叫得比任何人都尖锐的爱克聶莎小姐帶領着，重新来到鴿子街上。

在馬路中央，拉卡婭老婆婆的周圍越挤越厉害。大家叫得更响，連老婆婆的解釋也听不見了。

“受伤啦！受致命伤啦！因为怕强盜而从窗口跳出去的！整个屋子給搶光啦！只剩下光秃秃的四堵牆啦！坐汽車逃跑了！警察局的騎兵队正在追他們啦！”

回来的人們参加到站在馬路中央的人群里，大家一起叫嚷：

“强盜打死了六个人哪！他們放火燒了房子！赶快去叫救护车呀！叫消防队呀！整条街会燒完的呀！”

消防队閃閃发光的車子一会儿就开到了——一輛，二輛，三輛……車子鈴敲得叮当叮当响，发出隆隆的声音，帶着長長的梯子。消防隊員們叫喊着問：“哪儿？什么事？怎么样？”可是誰也不能清清楚楚地回答，每个人都爭着要喊叫得比別人响。最后，消防隊員們挤进人群中間，走到拉卡婭老婆婆跟前。这时一切才給解釋清楚了。原来是一个剛用甜菜汁涂了臉的布娃娃巴里比霞跌落到窗外去了；布娃娃穿一件紅綢外衣，一只狗把她当做排骨，搶走了；自从有了鴿子街，这里从来沒听到过火警，或是强盜，或是打伤人等等事情。因此，消防隊員非常冒火，把警鈴敲得震天响地离开了。三輛救护车更响地开走了。彼广卡爷爷回